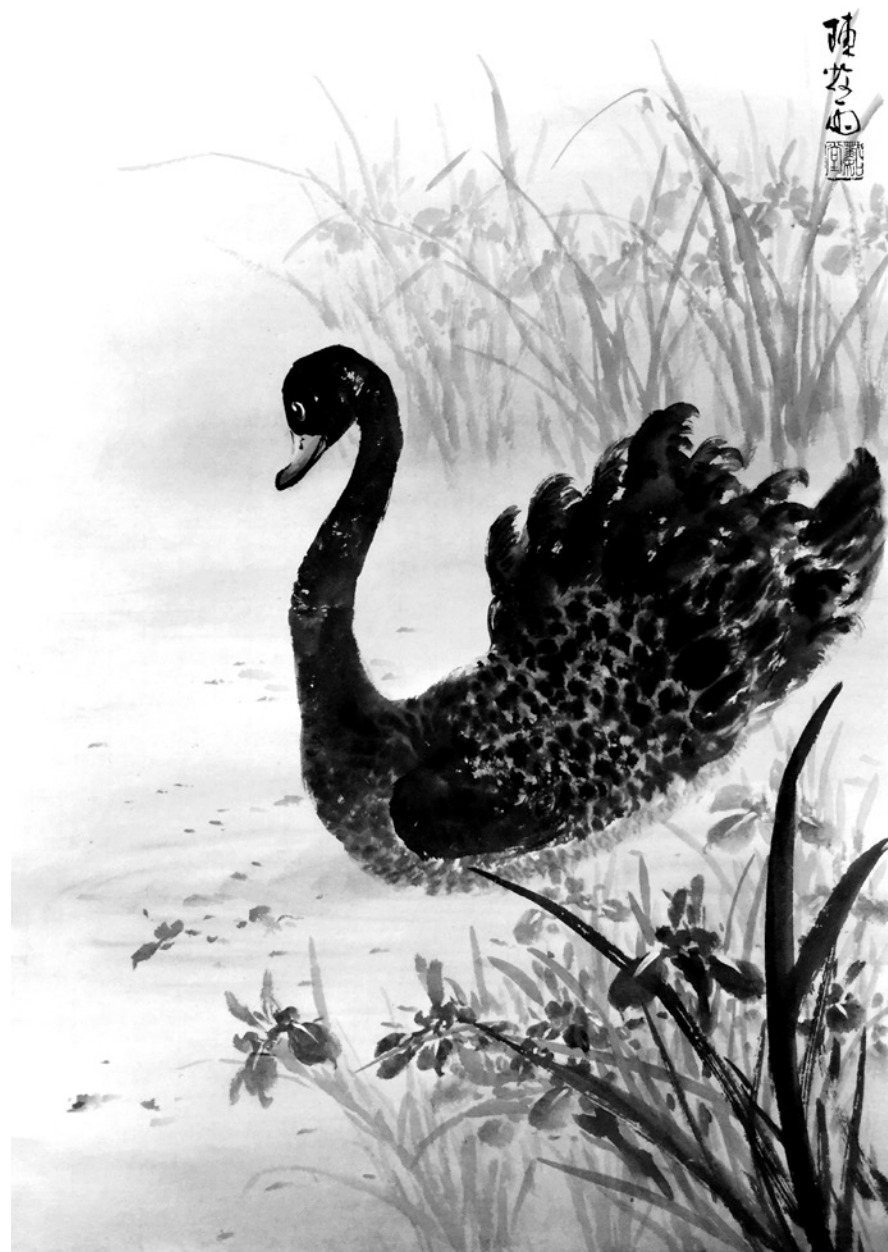


洛神賦

人神道殊，是不可想望的，
一有妄念，便註定成了悲劇！



一般人對三國時期的印象，大都聚焦在赤壁之戰的英雄事蹟，以及三國之間爾虞我詐的征伐。

其實，三國時期也是文風鼎盛的時代，赫赫有名的「建安七子」，加上在浩瀚的中國文學史上，大概只有宋代蘇軾一家人可堪比擬的曹操、曹植、曹丕，父子三人，共同構建了剛健清新的時代文風，後世稱之為「建安風骨」。唐李白〈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〉一詩中的「蓬萊文章建安骨」，指的就是這個時代的文學風格。

而其中最傑出的則非曹植莫屬。

南北朝時梁代著名文學理論批評家鍾嶸，在《詩品》中說曹植的詩：

「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，粲溢古今，卓爾不群。」

而他所留下八十多首的詩歌之中，最被大家津津樂道的就是〈洛神賦〉了！

根據曹植在洛神賦的序文中所敘述，黃初三年，曹植去京師朝拜天子，回程時經過洛水，想起洛水神靈宓妃的傳說，因此模仿起戰國時代宋玉寫的〈高唐賦〉而完成了〈洛神賦〉。

宋玉的〈高唐賦〉裡記載有一回楚襄王與宋玉君臣同遊雲夢之澤，眺望高唐（春秋時齊國地名），見其上有雲氣，變化不停，於是襄王問宋玉說：「這是什麼氣？」宋玉回答道：「是朝雲。」並為襄王說了一個故事：

從前先王（即楚懷王）曾到高唐遊玩，因為疲倦而睡著了，睡夢中見一婦女對他說我是巫山神女，是高中的客人，聽說您到高唐遊玩，願薦枕蓆，懷王於是和她交好。

第二天神女離開時說：「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阻，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」

這原本是個人神相悅的故事，然而，後來「巫山雲雨」，卻成了男歡女愛的代名詞。

〈洛神賦〉中，曹植效法宋玉，以他華麗的詞藻，描述了他與洛川之神的奇遇，以及他對洛川之神的愛慕。

首先，曹植是這樣描述他與洛神的首次邂逅：「睹一麗人，於岩之畔。乃援禦者而告之曰：爾有覲於彼者乎？彼何人斯，若此之豔也！」

大意是：在岩石之畔，看見一位美麗的女人，於是驚訝地趕緊拉住駕車的僕人問：「你有看到嗎？這是什麼人？怎麼如此豔麗？」

接著，他以一貫瑰麗的詞彙來描述洛神的美麗：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，榮曜秋菊，華茂春松。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，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。遠而望之，皎若太陽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淥波。穠纖得衷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。延頸秀項，皓質

1 高丘：楚山名。阻：山巖曰險，水隔曰阻。若泛言則山水通用。

2 延頸秀項：延、秀都是長的意思。頸、項都是脖子。

呈露³。芳澤無加，鉛華弗禦……」

簡直是鉅細靡遺道出了洛神的神韻、風度、儀態、樣貌等等，並且具體生動地描繪了洛神的明眸、削肩、細腰、肌膚、朱唇、美頸，使得洛神的形象，從文字裡呼之欲出。

接著，曹植還進一步敘述了洛神舉手投足之美：「休迅飛鳧，飄忽若神，陵波微步，羅襪生塵……轉眄流精，光潤玉顏，含辭未吐，氣若幽蘭，華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。」同時，曹植也不忘描述洛神的華麗服飾：「披羅衣之璀璨兮，珥瑤碧之華琚，戴金翠之首飾，綴明珠以耀軀。」

洛川之神，經過如此生花妙筆，已然活生生顯現在我們面前。

這樣的美女，如何能不令人神魂顛倒？因此，曹植接著描繪了自己對洛神的愛慕之情，並且苦於「無良媒以接歡兮」，遂「解玉佩以要之」，洛神於是受到感動，並且有了回應。

可是人與神畢竟不屬於同一個世界，這種愛慕當然無法有圓滿的結局。於是，到頭來也只能百般無奈的將這段感情，永遠埋在內心的深處。

3 皓質：白色的本質。呈露：表現出來。

4 轉眄流精：抬眼之間，神采流動。

5 珥：玉串成的耳環。

〈洛神賦〉這麼一篇文采斑斕，深情動人的詞賦，一般人大概無法認同作者曹植是無病呻吟的吧？也很難想像，一個人的無病呻吟會把淒豔哀傷的情感描述得如此入木三分。於是，此賦「必有所本」的說法因之而起。

根據記載，〈洛神賦〉原名〈感甄賦〉，傳說是因為曹植被封鄧城所作；然而，根據《集韻》的說法，「甄」與「鄧」兩字共通。所以〈感甄賦〉又被稱為〈感鄧賦〉；最近很有名的電視連續劇〈甄嬛傳〉又被寫成〈鄧嬛傳〉，也是同一個道理。

巧合的是，曹不有一妃子名曰「甄妃」。因此，也延伸出了一個浪漫的故事。

根據〈文昭甄皇后傳〉記載：甄氏乃中山無極人，上蔡令甄逸之女。原為袁紹次子袁熙之妻。後袁紹兵敗病死，曹操乘機出兵，甄氏成了曹軍的俘虜，繼而嫁給曹丕。

當時曹操正忙於征戰，曹丕也有官職重任。而曹植年紀尚幼，朝夕與甄妃相處，遂萌生了一段感情。後來宮庭爭鬥，甄妃被曹丕賜死。甄妃死後，曹植到洛陽見哥哥曹丕，與甄妃生的太子曹芳吃飯時，曹植看著侄子，想起甄妃，心中無限悲慟。飯後，曹丕將甄妃的遺物玉鏤金帶枕送給了曹植。

曹植睹物思人，在返回封地鄧城時，夜宿舟中，恍惚之間，遙見甄妃凌波御風而至，曹植一驚而醒。回到鄧城，寫了〈感甄賦〉。

唐朝詩人李商隱曾為此作了一首詩〈代魏宮私贈〉：「來時西館阻佳期，去後漳河

隔夢思。知有宓妃無限意，春松秋菊可同時。」

其中「西館」是曹植的居所；「漳河」則是曹操引漳河，自城西東入，經銅雀臺下的人造河；「宓妃」是洛神：「春松秋菊」則出自〈洛神賦〉裡的：「華茂春松，榮曜秋菊。」

總之，原名既是〈感甄賦〉，當然是曹植有感於對甄妃的思戀而託宓妃之情寫成的賦。對象既為自己過世的嫂子，則真有如賦中所言「人神道殊」難以聚首，自是一種悲情。甄妃過世四年後，明帝曹叡繼位，因覺原賦名不雅，遂改為〈洛神賦〉。

詞賦與故事極盡浪漫感人，後人論者甚多。不僅詩人喜以此典故入詩，畫家亦然。其中最著名的當推顧愷之的〈洛神賦圖〉。

畫中一段，畫洛神逐漸離去，回首凝神望著曹植，彷彿悲痛欲絕：

「抗羅袂以掩涕兮，淚流襟之浪浪。悼良會之永絕兮，哀一逝而異鄉。」

當然亦有人認為此說荒謬，宋人劉克莊認為，這是好事之人「造甄后之事以實之」；明人王世貞又說：「令洛神見之，未免笑子建儉父耳」；清代又有何焯、朱乾、潘德輿、丁晏、張雲等人，群起而鞭撻。

然而藝術之事，亦不必當真，細而究之就沒什麼意思了！否則李白的「白髮三千丈」豈不荒謬至極？

美麗的事發生在美麗的水邊，這就是了！

因此，自從讀了〈洛神賦〉之後，每當我在水邊看到美麗的花朵，尤其是娟娟秀麗的紫鳶，總會讓我想到洛神、想到子建那一段不可能的悲劇戀情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，我坐在東京椿山莊的小池邊，看著一群小魚游過水邊盛開的鳶尾花影下，想像著這魚與花的關係，正如洛神與子建，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在某種因緣下，卻有如此短暫且親密的交集。

於是我對洛神有這樣的想像：

微步凌波而來的，是怎樣的神祇？

不知人神道殊，幻化成紫色舞蝶，

以不飛、不躍、似飛、似躍的姿態，

在幽謐的水湄等候顧忘懷愁的人子。

子建已縵，於是只好年復一年，

花開花落，永不止息……

〈洛神賦〉原是曹子建所寫人對神祇的慕戀，是千古名篇，我試以洛神的角度，反觀神祇對凡人的情思，續貂一番，也自覺頗有別趣！

人神道殊，是不可相望的，一有妄念，便註定成了悲劇！

題壁詩

題壁的衝動，有如長江黃河般，
在歷代中國詩人的心靈深處，
隨時都想破堤而出！



德國人一向以守法聞名，然過去數次旅遊德國，卻發現德國人很喜歡在牆壁胡亂塗鴉，近代紐約塗鴉客也甚為有名，甚至因塗鴉而躍上現代藝術舞臺，塗鴉客成為藝術家，塗鴉作品則成了藝術品。不過塗鴉造成了市容的汙染，也委實令人痛恨與厭惡。

然而回顧中國歷史，卻也發現古代文人亦好此道。不過，中國文人的塗鴉，內容大都是詩作，稱之為「題壁」。

中國文人的題壁詩起源於兩漢，盛行於唐宋。究其原因，應該是唐時印刷術不普遍，宋代書文刊印成冊，不僅是一浩大工程，而且所費不貲，非一般文人負擔得起，由於公共場所的牆壁上的詩文，許多好事者會將之傳抄流傳，因此題壁成了文人雅士發表新作的媒介平臺。許多詩文傑作，也因「題壁」而被流傳了下來。

漢代書法家師宜官是可考的最早題壁者之一。據《晉書》卷三十六轉引衛恒《四體書勢》記載：「至（漢）靈帝好書，時多能者，而師宜官為最，大則一字徑丈，小則方寸千言，甚矜其能。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，因書其壁，顧觀者以酬酒值，討錢足而滅之。」

用書法題壁來向觀眾討錢喝酒，酒錢夠了便將題壁拭去，如此看來，這師宜官也有可能是最早的街頭藝人了。

漢代以後，題壁風氣越來越盛，根據唐人詩集統計，當時題壁詩的作者有百數十家，許多著名詩人都好此道。如崔顥等最有名的詩《黃鶴樓》：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

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。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。」就是題在黃鶴樓牆上的詩。據說李白登黃鶴樓本欲賦詩，因見崔顥此作，為之斂手。

唐代名相姚崇的曾孫、與賈島齊名並稱為「姚賈」的姚合，也酷愛題壁，其詩友項斯說他「官壁詩題盡」。

唐憲宗元和年間，白居易、元稹詩歌盛行一時，題元、白詩歌於壁上者到處可見。根據元稹《白氏長慶集序》記載：「二十年間，禁省、觀寺、郵堠牆壁之上無不書，王公、妾婦、牛童、馬走之口無不道。」元、白二人也親為題壁。

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三：「元白齊名，有自來矣。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，白樂天寫元詩百篇，合為屏風，更相傾慕如此。」

到了五代，書法大家楊凝式不喜尺牘，因此，他的主要書跡，大都留在寺廟的牆壁。根據《舊五代史》本傳注云：「（楊凝式）既久居洛，多遨遊佛道祠，遇山水勝跡，輒流連賞詠，有垣牆圭缺處，顧視引筆，且吟且書，若與神會。」以至「西洛寺觀二百餘所，題寫幾遍」（《書小史》）。

到了宋代，題壁風氣仍然非常盛行，幾乎所有文人雅士都好此道。

西元一〇七九年，宋神宗元豐二年，蘇東坡從徐州調任湖州（今浙江吳興）地方官，